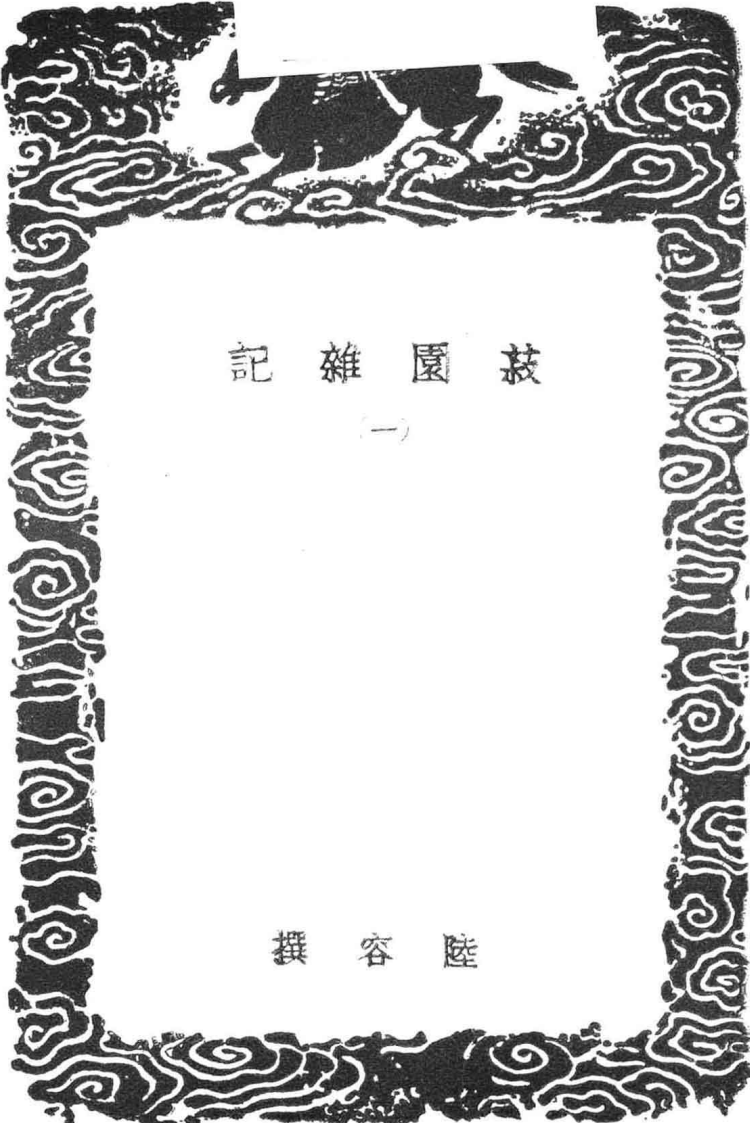


菽園雜記
一



後園雜記
一





菽園雜記

(一)

陸容撰

菽園雜記提要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鈇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鈇。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竝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記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菽園雜記卷一

明陸容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糗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礮。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嘗聞尙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僉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尙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賜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

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顛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

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殺已具。必令人舁入觀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踢鞠。宣廟愛而闔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卽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辰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瑄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爲然適兵部尙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景皇帝既卽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理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卽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玉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徹可鑑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爲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或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僖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鬚呼爲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

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怒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爲義弟兄。一人受挫。則共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實殺之。非整也。衆證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徽字尙文。南京人。丙戌歲。予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尙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澗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

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億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卽古之所謂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効姦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爲癡。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爲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僦屋。閭巷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

子卽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尙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
謹朴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
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
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
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
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
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
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
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
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
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
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

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羣雄。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祕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

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征出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己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末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蘄州錢源。其先

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爲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戍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揚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嬭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乘。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爲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嫻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爲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出以爲翫。予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開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盜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冊。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羔裘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倖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爲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爲不可。但詳味語意。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者。贊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囊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疇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